



英雄樹

康濯

人民出版社

1980.1.長沙

771453

英 雄 树

康 濯

责任编辑：陈忠帮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9,000 印张：3.375 印数：1——6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62 定价：0.50元

目 录

孙女儿站岗·····	(1)
快过年·····	(3)
蹦豆儿当干部·····	(11)
五丁子说大话·····	(18)
雪地开红花·····	(23)
小社员·····	(29)
河水河水慢慢流·····	(39)
光荣的小老头儿·····	(44)
红领巾星星·····	(48)
第四块试验田·····	(55)
杨香梅·····	(63)
英雄树·····	(70)
代县风暴·····	(98)
写在后面的几句话·····	(106)

孙 女 儿 站 岗

一九四〇年，晋察冀边区各个村子第一次选举村长的
时候。

张庄的选举大会开了很久，老百姓投票选举也快要选
完了。胡大娘把她请人写的选票投进了票箱，松了口气，
看见两三个人离开会场走了，她一想：没事了吧！又关心
起家来。她扭转头，看看会场门口，见到正好是自己的孙
女儿云妞在站岗。她默默神，放了心，就走了。

“喂！不准出去！”孙女云妞老远就对她发出了警
告。

“票子也选完啦！我没事啦！看他们都走了，我也回吧！
回去做饭给你吃！”

胡大娘觉着不要紧，大大方方地边说边往外走。云妞
却把她拖回了。

“还有事咧！他们是病了才走的，你不准走！”

“你看！你爷爷闹病没来嘛，我叫他也写票子去！”

“他的选票早叫人写来啦！你别骗我，你……”

胡大娘笑了。她很有把握地瞅近云妞耳朵根，悄声说
了些什么“自家人哪”几句话。

“不准就不准！你要走了，大家都要走，会也别开啦！

这民主还要不要？你看她们……”

真的，几个老太婆站在会场门角落里，不敢露头，样子却是想走，不时伸出半边脸来看看。

“你一走，人家都要走啦！自家人，自家人才是更不好哩！不准就不准！”

胡大娘嗔怒地轻轻打了孙女儿一下，骂了一句：

“个死姐姐儿！”

她真有点生气，可马上又很疼爱地看了看孙女儿，一边就回身拉拉站在门里边的几个老太婆，还对她们说：

“可不行走哩！会还没开完，还要看开票、闹娱乐的，事儿多咧！”

胡大娘陪着几个老太婆，说说笑笑地又回会场上去了。

一九四一年八月于河北平山张家庄

快 过 年

一九四一年过年记事

转眼就要过年了，我真望着快过年。

过年——唉，这有什么稀罕呢？说实在话：不光不稀罕，倒是一提起过年，真有满肚子辛酸话没处说。

“小人们望过年！”人们这么说。这么个说法，不长不短，正碰着我的辛酸处，想起来叫人心疼。

记得我还是小孩那工夫，我也是光盼着过年的。逢着到了快过年啦，我也和村里小人们一伙，打钱，玩闹，还捉摸着怎么个做新衣服，怎么个吃饺子吃肉菜；那工夫，真是什么也不懂，兴头冲冲地，黑夜做梦，就真个梦着穿了新衣服，吃了好的，玩灯，拜年，放炮竹……

可是，作梦醒来了，摸摸身边睡着的爹娘，我心里就冷了。他们一到了快过年啦，就黑夜睡觉都唉声叹息，睡不着；白天，白天可就更不用说了！

白天，娘皱着个眉毛头，脸那么黄瘦，盘坐在冷炕头上，眼睛没半点光，老愣着墙角，要不就望着窗洞的裂口，听风吹动破窗纸的“啪哒啪哒”响声，有气没力的。

爹呢？爹抽着旱烟来回走着。一会儿，看看簸箕里剩下的棒子面；一会儿，又问娘还剩下多少盐。后来，就狠命

地把烟锅子哒哒两下，磕去烟灰，跺着脚骂起来：

“唉！我说你好老天啊！过年过年……”

“没法子嘛！年，年还是得过嘛！”娘被爹的骂声惊起，溜过眼珠来说：“合计合计看吧！这猪够挡住了刘二爷的饥荒，就好啦！”

“哼！瞎子抓鸡，够得上才怪！这畜牲，为了买它，真差点连裤子都当了，咱一家子多吃了几个月树叶。哼！你看它……”爹说着说着，样子又象要发火了，却忽然看了我一眼，我心里一跳。爹又说：“这畜牲喂了八九个月，还这么瘦，瘦得比根保倒不差什么！”我心眼里又一跳；咱家那猪比我瘦的差不多？那畜牲，那么个骨头架子，背脊同山梁梁一样……我看了看我的手，着实没肉；可这就瘦的同那畜牲一样？

娘说：“这畜牲，难怪嘛！又没吃个什么的，还不瘦？”

爹说：“咱们个还没吃的，拿什么喂它哩！”

娘说：“早要知道这个，还不如不喂它个畜牲。”

爹望娘一眼，摇摇头，不说话。

我想：我不也一样？没吃过什么的，不瘦还行？

我又想：过年的新衣呀什么的可又完了！去年爹不是答应说给做件新衣服吗？我那工夫真想问问，真想拖着娘吵一场。可是，望着爹娘那模样，我怕，我什么也不敢了。

我只好偷偷摸摸溜出去。

我跑到太阳地里，觉着比家里还暖和些。我又跑到那



些小人们跟前，也想打钱玩，却又记起：两个大铜子儿昨天输光了，还不敢对娘说哩！

真没劲头，太阳地里，我也流鼻涕。

刘二爷的三小子，穿了新大褂，手里在数着那么多铜子儿……

刘二爷的小女子，一手拿着个什么好玩的，一手拿着腻米糕在吃……

“根保！站开些，别挡住了！”记不起谁推我，我才知道，我挡了人家打钱；我望着刘二爷他小子和女子发呆了！咳！你看，还有人在笑话我！

我实在难受得不行！我真不知道怎么个才好……

后来我爹说了很多好话，求情，叩头，把瘦猪给了刘二爷，借了几升小米，算过了个年。

过了年，我就给刘二爷家拦羊，就是放羊。那工夫，我还想着：给他拦羊，总会吃得饱，还得捞上点粮食呀钱的，我还满高兴，这会儿，才知道：就是没还清刘二爷的账，我爹给刘二爷说好的条件：拦三年羊，不给吃穿，欠他家的陈账，还得还清。

这是什么个世界呢？有这回事！可就是那工夫心眼儿糊涂，我爹我娘也糊涂，我还小，更是什么也摸不清。

那工夫，不糊涂又有什么法子？拦羊还是得拦！大早盘着羊上山去，夏天太阳晒，冬天大北风刮，饿着肚皮；黑夜回来，怕狼，又怕羊跑散了，赶着赶着羊，说不定还摔一跤；下了山，到了平地上，自个儿还不知道；人们屋

顶冒烟，热饭喷喷香，我回家喝菜汤啃树叶……这日子，比没拦羊那会儿，跟爹娘下地，干那几亩地的营生，还苦的多。

后来，又过年了。那天，刘二爷给我说了几句话，说我好，还留我同他家长工吃年夜饭；我心眼里难受的不行，可也觉得吃他一顿饭还是应份该当的，就答应了。

他叫我半后晌就拦羊回去；我回去后，就在他家歇着，没回家。

我闻着他家里做年菜饭那股子味儿，真想吐，却也真馋，想吃；那股子油味，腻腻地，挺香……弄着弄着，真要把我弄迷糊了。

忽然，我听见他家院里的吵闹声，越闹越厉害。我就出去看。你说是什么事？刘二爷正在骂我爹：

“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畜牲！我没错待你，今几个还留你根保过年；你，你也不想想！五六年陈账没还，今年新欠的也不还！你说你过不了年，你连盐都吃不上；呃，你也让我过年不？你也让我吃盐不？你……你不还我，我怎么个过啊！

刘二爷一五一十地叙说着，拍着巴掌，窜到我爹跟前，象要打人，我爹真快要跪到地下去了；这时候，刘二爷那在城里当什么官的大小子跑出来了，用皮靴对准我爹就是一脚！我爹一踉跄，脑袋摔在了门槛上。

我还看得下去么？租他家几亩地，年年拚命干，收的谷，全给他交租还不够，还得交捐交税，给他大小子那些

官们花；他家满仓满炕粮食，还说不还账他没盐吃！这事哪儿见过？可是，我也没法，我溜出来了，溜到家里，才抓着娘发火。娘呢？娘哭得眼睛鼻子一抹平。

这年，我拦羊，闹得更不好。刘二爷家老找我的岔子，今几个说这只羊瘦了，明几个说那只羊的腿怎么坏了。反正，我气在心里不敢往外说。

村里还说着刘二爷要退我家的佃，连那几亩地也不叫我家长。我爹天天发火，有一回还说要跳井去，我娘却说：

“跳井也不行！你跳我跳，我根保和桂妞子，说不定还会怎么个死在刘二爷手里头，连种都给绝了的！”

那工夫是黑夜，都睡了，我爹我娘约摸以为我也睡了，我却没睡着，听得很清。我想说，我也一同跳井，却不敢；我眼里忽然噗嗽噗嗽流起眼泪来。我碰了碰桂妞，她却睡的挺好。

这一年，就事变，抗日了，八路军来，好了。

一闹一闹的，大家都人心惶惶。村里和我家差不多的穷人们说，我们快得救了，开头，谁们也不信，往后，真个是世界变了个样。

刘二爷的大小子从城里回来了。他家，整天来来往往很多人，闹不清干什么，反正，我就参加了儿童团，我爹参加了农会，我娘参加了妇救会。

我们都抗日，都好，闹什么也比事变前那工夫不同，想也想不到的。看桂妞吧！才九岁，鼻涕挂在嘴上，也成天上学念书去；脸也长的红红的，满嘴唱着歌。她真好，

她比我强多哩！

我呢？虽说还是拦羊，总也好得多。我娘还是个妇救会组长哩！我爹种着几亩地，虽说刘二爷几次要收回去，可每回农会都给解决了。欠的陈账，也不那么紧逼了。

可是，刘二爷的模样大不同了。要说他好，那才是大年初一下雹子，千年难遇的事；要说他坏，可又是一副跟以前不一样的脸相。可是，说来说去，他总不跟咱们一样，他心眼里准不痛快的。反正，咱们跟他是……

我记得挺清楚，那回也是过年，是过旧年我拦回了羊，他又留我过年。那会儿我可不罗！那会儿我家也能吃点面，过过年的。可是我还没说话，他大小子就说了：

“根保不在我家过年的！根保跟八路军过年！人家八路军请他吃饺子咧！”

他说着，还那么个笑着，象跟我开玩笑。我还怕你这么说？人家八路军住我家一间屋子，前些日子过新年，请我吃饺子，他也眼红！是嘛！我们跟八路军就是一家人嘛！

提起八路军，又叫人不高兴。我早就要参加，人家总说我年岁小，又说我个子瘦，不行。年岁小？人家不还有比我小的小鬼？个子瘦，那怪谁们？以前那日子，不瘦，早死啦哩！

说起来，还是我爹我娘有些死心眼；要不，大前年八路军才来不久，我就参加了的。以前那工夫，没吃没喝，要是我跟八路军走，我爹我娘准乐得丢开；可是，一到大前年那工夫，日子好了丁点儿，就不叫走了。唉！这人们真有点脑筋不开……就是去年，我自愿跟村里青年抗日先

锋队出去下个操，破了一回敌人的汽车路，我爹还不叫我去；今年，前不久工夫，我爹也去破了一回路，他还有些不大乐意哩！我倒是背幸！拦羊拦羊，好多抗日工作不能参加。

这会儿好了！这会儿快过年了！

这会儿过年，本来更不稀罕！这会儿一个劲打日本鬼子，过年不过年，不比以前那样，不要紧；再说，今年也不比往年。打鬼子秋季大“扫荡”以后，我爹被鬼子打了一顿，这会儿还不壮实；我娘，在山沟里冻了几夜，闹了病，回来，房子烧了，那口肥猪没来得及弄走，也给鬼子吃了，这叫我爹难受的不行——这猪就是他的命，他成天喂，提着桶泔水，倒到槽里，他就蹲在圈边上瞅着猪吃，说不定还好象跟这畜牲说句话的！真不容易，值七十来块钱呢，活活给鬼子吃了。可这还好，人口倒还挺平安。今年这个年没去年好过吧，也没什么。过一年，胜利就近一年了。

好事儿，是打过了年，我就十六岁！这会儿八路军正扩大武装，正好还要招十六岁的学兵队，我够年岁了；要说我个儿瘦，那可不是理由！我这回怎么也得参加。爹娘嘛，老罗，也够苦罗！可是，我这当八路军抗日，管这些还行？我一定要好好说服他们……

快过年！

一九四二年二月于河北平山张家庄

蹦豆儿当干部

蹦豆儿他爹妈都是村干部，他哥也是村里青年救国会的宣传委员。他呢？什么也不是。他才十二岁，他只是个儿童团员。

可是，他蹦豆儿人小心不小；他也思摸着想当个干部哩！

要怎么才当得上干部啊？蹦豆儿想：要加紧生产，努力工作学习。好！蹦豆儿就加紧生产去了。

蹦豆儿参加了儿童团长组织的互助组，就加紧生产。村上垒地阶，搬石头，蹦豆儿尽捡大的搬；搬不动，小脸蛋憋得象熟透了的柿子，他也不歇着。石头砸了他的脚，儿童们都围拢来慰问他，团长还给他揉脚。他说：“不要紧！不疼，不疼。”

说完，就狠狠地忍住了疼，又干开了。

蹦豆儿的互助组干得不赖，就带动了全村儿童的互助生产。儿童互助组增加到三个了。

原先蹦豆儿他们互助组组长是儿童团长小根。儿童互助组一增加，小根就当了儿童生产互助队的队长。这么一来，蹦豆儿也就当上干部啦！他当上了他这互助组的组长。

夏天，蹦豆儿领上他这互助组，耨苗去。大早，太阳

还没爬出山梁哩！蹦豆儿就集合起了人，一人一个小锄，奔地里去了。到得地里，大伙儿把小褂一脱，小锄往地下一撂，有人往起一跳，叫道：

“咱们玩一回憋死驴吧！快，只玩一回就干！”

蹦豆儿是挺爱玩的哩！可是，这回他却不。他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说：

“干吧！咱们要积极生产啊！”

又有人说：“咱们只来一回呀！”

蹦豆儿说：“一回也耽误做活呀！”

说着，蹦豆儿干开了，别人只好也跟上他干。

可是，别人怎么跟得上蹦豆儿啊！蹦豆儿耨的那么快，一会儿就把人们拉下了。一个组员吆喝道：

“蹦豆儿！又不是给你家里干活，你那么卖劲呀？”

蹦豆儿头也不回，只说：“明天给你家里干，我也这么卖劲哩！你说行么？”

人们没话说，只得都喘着气紧跟上他。

蹦豆儿的互助组真积极啊！人人说好，大人小孩都说好。有一回，小根就对蹦豆儿说：“你好好坚持吧！准闹个模范。”

蹦豆儿说：“你要好好检查、帮助我啊！”

说完，蹦豆儿又伸出巴掌，指着巴掌上毛笔写的两个字，对小根说：

“我每天识两个字，你也检查吧！”

蹦豆儿回了家，他哥也夸奖他，他又对他哥说：“你可

得好好检查、帮助我呀！”

说完，就又伸出巴掌指着字：

“我每天的学习，你也要帮助呀！要不，我，我或许要落后哩！”

这么一来，人人都说蹦蹦儿模范啦！可是，蹦蹦儿还小，蹦蹦儿弄着弄着也会忘了模范的。

这天，他在村口放哨，老半天没人过路了。忽然，村里那条老花狗跑过来，蹦蹦儿心眼一动，就一个箭步追上，抓住狗，小腿跨上去，象骑马那样骑在老花狗背上，手抓住狗脖子上的毛，一边走，一边吆喝着：

“呵！呵！嗒嗒……”

老花狗可真不舒服，就在蹦蹦儿跨下乱跳着，叫着：

“汪！汪！”想挣开去。蹦蹦儿不高兴啦！他想，你这狗日的不听话呀！就抡起拳头，往老花狗脖子上打：一拳，一拳，还嚷着：“你！”

正在这工夫，一群儿童跟着学校里老师走过来，老师喊道：

“蹦蹦儿！你为什么欺负这老狗呀？”

蹦蹦儿这下可慌了！脸一红，急得话也说不出：这可怎么好啊！蹦蹦儿……蹦蹦儿忽然心眼儿一动，赶紧嚷道：

“我么？老师！你，你看我！”

蹦蹦儿又往老花狗脖子上揍了一拳，并说：“我揍狗日的蒋介石哩！”

哈，这可把老师也乐开啦！儿童们也都跑过来围住狗。

你一拳我一拳的，都嚷着：

“揍狗日的蒋介石！”

老师好容易止住了他们，就领着他们开会去。

老师今个儿给儿童们讲说时事。老师说：

“蒋介石不好好抗日，咱们把日本打败了，这会儿他又进攻咱们啦！美国帝国主义还帮他打咱们！咱们可真个要准备战斗哩！”

老师告给大家：为了保卫解放区，打垮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进攻，村里青救会主任领头，一共八个青壮年参加解放军啦！儿童团要准备欢送哟！老师又说：青救会主任走啦，大伙选蹦蹦儿他哥当青救会主任了……嚯！蹦蹦儿听了这话，心眼里就卜通通直跳；心想：他家这下子可全当上大干部啦！他呢……可是，蹦蹦儿没想下去，蹦蹦儿立起来发言了。

蹦蹦儿说：“报告！我，我说。蒋介石他不打日本，光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跟咱老百姓抗日，咱儿童们为抗日也牺牲了多少啊！这会儿，咱们把日本打垮了，他狗日的又打咱们，咱们不能放过他！还有，还有美国，打日本的工夫，咱们也帮他多少忙哟！救他们的人，救他们那开飞机的……哼，咱们帮助他，也牺牲过人哩！可他反动派又帮蒋介石打咱们！咱们也不能放过他！老师……”

蹦蹦儿小手举的老高，身子挺的笔直，更大声地说道：

“老师，我有个意见！咱们学校同学跟村里儿童，给毛主席写个信，叫毛主席下命令，打死个狗日的蒋介石反